

依依杨柳少年心

欧阳健子

柳树是村庄的缩影。我曾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与柳便有着与生俱来的深刻感情。那印象，就如我萦绕一生的村庄与炊烟。我的老家位于桐城龙眠河的下游笕箕湾。那是一个河道弯长、竹林连片、杨柳依依的美丽村庄。池塘边，河岸边，圩堰边，村头边，田地边，无处不在的柳和翠竹，伴随着我的童年和少年，伴随着我乡愁里最柔弱和最美好的回忆。那时我们一群天真少年，学着电影里的“小兵张嘎”把柳树条围在头顶上，在龙眠河里游泳、打水仗，在塘堰里摸鱼虾捉泥鳅抓黄鳝摘菱角。我们会把抓到的鱼用柳树枝从鱼鳃穿过鱼嘴里，一条一条的鱼挨成一长串，白花花，活蹦乱跳的，沉甸甸的，欢声笑语成片。

我还经常让一条犁田的水牛在农闲吃草时用它弯弯的牛角把少年的我顶到牛背上。我一手拿着柳树枝条，帮牛驱赶苍蝇蚊虫，让牛安静地吃草，一手拿着借来的小人书，蓝蓝的天空，青青的草地，雪白的云朵，骑在牛背上的我，静静地看牛的嘴唇伸向青草，看村庄升起的袅袅炊烟，看那空中柳絮纷飞，“无风才到地，有风还满空。缘渠偏似雪，莫近鬓毛生。”（唐·雍裕之《柳絮》）有时在早春傍晚时分，趁着夕阳西下，余晖泻江，我一边放牛，一边放着自制的风筝。“草长莺飞二月天，拂晓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这大概就是一种真正的诗地栖居吧。

“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和六九，河边插杨柳，七九河冻开，八九燕子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那时少年的我一边听父亲说着《三九歌》，一边在房前屋后学着插栽杨柳枝。不久，那些柳枝便冒出了青绿的芽叶。哪想是无心插柳成荫。如今当年青涩少年栽插的依依杨柳已是合抱之木了，而我也快是青丝成雪了。

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孩子，多

半八九岁才上小学。那时根本没有课业负担，老师都在课堂上用心用力去授课，我们放学回家都会帮忙做家务，带弟妹玩耍。偶尔也会与几个顽皮同伴一起翻墙偷摘人家桃子、梨子之类。记得读小学三四年级，一次，我和弟弟俩人一起赤脚翻墙隔壁家偷杏子吃，不想，被人家老太太发现，老太婆拿起长竹竿追赶我们，吓得我们拔腿就跑，我一脚踩空，一下子跌入水沟里，双脚被碎玻璃划得鲜血直流。我只好泥巴止血。晚上父亲知道了，不仅不心疼安慰，还抄起一根杨柳枝条抽打我，带我到人家去道歉，边走边说，惯儿不孝，肥田出瘪稻。子不教，父之过。那一夜，我挂着泪痕迷糊入睡。父亲当时严厉的神态至今仍记忆犹新，他说的那两句话也刀刻一般铭记在心，深深地影响和改变了我的一生。自此以后，我便不再贪玩。每天放学做完家务，我便到村庄上一位同姓宗族老先生家借书看，也因此读了不少中外名著，渐渐爱上了写作。我的作文时常被老师作为范文，在全班甚至全校黑板报上展示。初一时，还曾在全省中小学比赛中获一等奖。奖品是一个精美的皮制文具盒、一支钢笔和两本笔记本。后来我的学生时代处女之作《柳》，便发表在山西省临汾市的《作文周刊》上。我也由此彻底爱上了文学，大学时代，成为安徽师大江南诗社的骨干成员，还兼任师大广播站编辑和校报特约记者，在《人民日报》《文学港》《春风》《芜湖日报》《安庆日报》《安徽青年报》等发表诗歌散文。大学毕业后，虽数十年辗转于不同的工作岗位，扮演不同的角色，但是一颗文学的初心矢志不渝，并在知命之年回归文学，担任文联主席，成为一名文艺工作者。

如今，我工作所在的文联机关位于桐城历史文化街区北门街，这是一座清末民初的世家大屋，环境古朴典雅，与“百科全书式”哲师方以智的故居潇洒园、一代名臣左光斗的左忠毅公祠、抗英保台名将姚莹的故居，以及桐城派晚期代表人物、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伦创办的百年名校桐城中学，同街比邻而居。几十米外穿城而过的龙眠河优雅而静静地流淌着，恰如这座城市绵延不绝的文脉与书香。我也常常独自一人沿着河岸慢行，春天那一排排柳树堆烟的景致总会唤起我少年的记忆，唤醒我心中有关柳树的文字。

有人说，少年的风景，是一生中的风景。我那少年的柳树，便也是一生中的依依杨柳。



大地琴弦 汤青 摄

醒春

郭发仔

前些时日还淫雨霏霏、凄风惨雨，那些枯树干草在雨里蛰伏，默不作声，仿佛忍受一种伤到深处的痛。过了惊蛰，天空疏朗起来，太阳心情好得像醉了一场酒，连续几天都出来溜达，连光芒都有些发烫。阳光是金黄色的，很亮，很尖，从高空泻下来，穿过疏疏朗朗的树梢，落在马路上，洒在草地上，铺在水面上，一股不易觉察的热气腾起，嘶嘶有声。衣服感觉穿多了，后背的毛孔里渗出热气，滋滋地燃烧。半空里，一只白鹭斜飞而过，翅膀里夹着风，风里卷着泥土的清香。谁也不知道它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但从风声里，可以感受到白鹭的亢奋，它一定是得到了大地的讯息，急着去告诉它的每一个家族成员，或者同伴。不只白鹭，镜湖里的小油鸭不知何时也出现了。三五只，五六只，比去年多了些，个头也大了许多。它们像小鸭，又像小鸟，在水里扑腾追逐，把平静了一冬的镜湖都吵醒了。是的，白鹭也好，油鸭也罢，它们都得到了一种普天同庆的讯息，听见了一种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号令：春天爆裂的声音。

桃花、李花早开了。不过，娇嫩欲滴的青春是在雨水里度过的，除了掩面而泣，发不出更多的声音。此刻，花瓣稀稀落落，在太阳下没了光泽，红的薄了，粉的白了，白的淡了。枝叶是尖尖的新绿，茎脉里饱满的汁液也是绿的，在微温的阳光下煨着，似乎可以听见轻微的沸腾声。“陌上杨柳方竞春，塘中鲫鲋（jǐ shǐ）早成荫。”水还浑浊，鲫鱼是看不见的，但陌上竞春的杨柳有些招摇，原本枯瘦的形容有了绵软的鹅黄，千万条丝绦垂下，在风里摇摆，婀娜隽秀如浴后梳妆的新妇。

墙角处，一只蜈蚣从缝隙里爬出来，长长的触须左右探视，有些迟钝。它好像没完全清醒过来，纵有千足，也走不快。也许它听见了雷声，也许它听错了，是泥土里的蚯蚓一直在掘着土，是草从里的蟋蟀哼哼唧唧叫了几夜，地鳖虫的屁放得太响了，臭得难受。蜈蚣出来的时候，好像所有的声音都瞬间消失了，但总在耳边萦绕。其实，蜈蚣还听见了自己身体

的声音，一节一节地在拉伸，在拼接。在这个时节，有种不容置疑的力量在勃发，让所有的一切都发出生命的呼声。

“九尽桃花开，春耕不能歇。”桃花在九九时已经耗得没耐心了，开得毫无生气。土地却一点点蓬松，蒺藜满地芦芽短，荠菜、苦丁菜、马齿苋长出来了，根茎在土壤里到处钻。在南方的乡下，此刻的空气中充盈着田野里的芳香，有农人扛着锄头下地，刨削田埂，整理弃土，收拾荒芜，雪亮的锄头发出一道光，毫无规律的钝响总跟不上有节奏的动作。水田里，耕田机在穿梭，啪啪地躁响，把本就有些膨胀的空气震成了碎片，落在粉蝶飞舞的油菜地里，落在水草葱嫩的小路上，落在村妇挽起袖子露出的白胖手臂和胳膊上，嗡嗡的，唰唰的，啪啪的，撞击在楼层的新墙上，发出一种无法辨识的声响。沉闷了一冬，整个村子都醒了，也在响。不过，在城里是没有春耕图的，只有菜市场的老头老太太，提溜了一些新鲜的蔬菜，还有一些野菜，用满是泥腥味的粗糙双手递过来的时候，你就看见了乡野里的春天，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时不待我。

天气很不错，有人嚷嚷要在周末去看花。想去，但总觉得精气神少了些，犯困，夜里连自己的呼吸声都听不见。人与百虫无异，蛰伏一冬，抗拒了酷寒与低温，体内的元气消耗无多，春发季节，体内虚空表征为口干舌燥。中医讲究药食同源，这也是民间经验。一盘春笋、菠菜，一碗鸡蛋炒毛葱、水煮芋头，粗粝的食物可以唤醒倦怠的脾胃。加上适当运动，以健壮的体魄搭起抵御季节侵袭的防线。

惊蛰吃梨，“梨”“离”同音，吃了便远离病患。乡下老人是这么说的。其实，寓意总是好的，梨子性寒味甘，可以养肺止咳、滋阴清热，对于祛除春的燥火大有帮助。人是万物之灵，对付惊蛰，办法总比问题多。

咕咕——咕，沉闷的声音从高大的樟树上传来。不是雷声，而是沉睡了一冬的斑鸠，被春天的气息唤醒了。

